

八九

沈书枝 著

十枝花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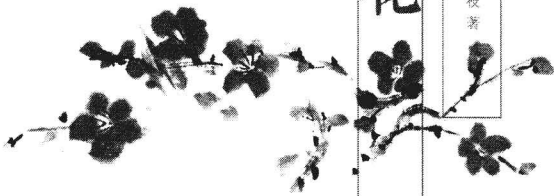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十  
枝  
花

八  
九

范书枝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九十枝花 / 沈书枝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399-5842-2

I. ①八… II. ①沈…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4496号

书 名 八九十枝花

---

作 者 沈书枝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李国靖  
选题 策 划 林苑中 师素珍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特约 编 辑 师素珍  
封面 设 计 石博文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170千字  
印 张 9.25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5842-2  
定 价 29.80元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序 书枝的文字

书枝让我给她的新书《八九十枝花》写篇序，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我很喜欢书枝的文字，她写的东西我是篇篇看的，文章中写的那些乡村生活都是我自己经历过的。书枝的老家跟我的老家离得不远，书枝是安徽南陵人。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在南陵住过一年多时间，对南陵这个地方很熟。南陵县夹在芜湖与泾县之间，一半是圩区，一半是山陵地带。山区多松、竹、油茶之属。圩区地势较低，主产水稻也养鱼，那里多湖坝水塘。夏秋季节好发大水，一发大水的时候一季庄稼就没有了。站在高处一望，白浪滔滔的。等水退的时候，就把家里的渔网修补好，坐在鸭蛋壳样的鱼盆里，到水里放卡子打鱼。我在南陵上班的时候也经常到附近水塘去钓鱼，连竹竿也不用，就这样把鱼线揣在口袋里，顺着塘埂到处走。初夏的时候菱角从水里长出来，铁锈色里透出点绿意，我在水塘边的丰草里坐下来，把线甩到水里。线在水面稍稍迟疑一下，然后沉到水里。四周是植物的清香，有一种水鸟叫“格登子”，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叫起来，“格一登”“格一登”，越发显得天地之间很静。这时候有下学的小姑娘从塘埂上走过来，穿着红衣服，扎一支“朝天一炷香”的辫子。她手里拿着一根棍子，棍子上系了根绳子，绳子另一头缚住一只蜻蜓，边走边玩。看到有人在钓鱼，就绕了几条田埂走过去。这是沈书枝吗？所以我在看书枝在《春鸟》中写帮爸爸送酒，把酒壶盖子掉到水塘里去，自己趴在水塘边捞，立刻想卷起裤脚帮她捞上来，不然回家她爸爸会打她一顿的。

我问书枝为什么想写点东西？书枝很老实。她没有反问我：“你为什么要写东西？”这就是书枝乖的地方。她老老实实地说，原来也是尽看别

人写书，忽然有一天心念一动，这有点像《史记·项羽本纪》：“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这样就动起手来。这一写不要紧，就写出这样一本好书来。至于怎么好，书枝不自信。我就激她，她却以为老风在说大话。这就像我自己看一张画，画的意思满满的都明白，可是一时赞不得一个字，只好打机锋：过去我们老家水还干净的时候，初秋的时候，在水沟旁边拔了野菊扔在水里看它怎么随着水流旋转，拔完了就忘了。一边玩一边沿着山路往家走，走着走着发现野菊花也跟到脚边走。有时它在前头，有时它在后头。书枝的文字就有这样的好法。所以我跟书枝说，我写不到你这样绵密，也写不到你这样静。好在我可以随时放下，要不写就不写了，就像林教头跟洪教头比棒。现在我是被扫在赚儿骨上，撇了棒，一拐一拐自投庄外去了。

其实书枝书中写的乡村已经没有了，这样说可能有点武断，换一个说法：书枝写的乡村社会正在消失，而且速度越来越快。比如她写的《打猪草》，现在乡下猪圈都是空的。传统的养猪方式是要蚀本的，百把斤的猪要长一年还多，“饲料猪”几个月就出栏了，然后拉到城里给人吃，最后把人吃得跟猪一样。现在乡下过了正月青壮年人都走光了，以前到了农忙的时候还要回来把秧栽了再走，到收割的时候再回来。现在不行了，农忙也不回来了。我们那边每家田亩少，种地划不来。农药、化肥、种子成本一除，种地累不说，还要赔本，哪有进工厂打工好。到月发工资，风不透雨不漏的。在城里混好了，就扎下根了。也就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成功”了！“混好”了！乡下成功的标准可以量化的：在城里买了屋，过年时候开车子带了一家大小回祖宅看看，穿着光鲜，见到本村的长辈记得撒烟，抽不了夹耳朵上。然后记得用打火机给人家点上，闻一闻，喷香，哎呀！三狗逼，你现在混好啦！都抽上中华烟了。其实三狗逼也就买了几包充充门面，没人的时候还是抽抽“红黄山”，偶尔充充面子，家里也没有金山银山。

村里年轻人见面说不上几句话，都掏出 iPhone 5 上网的上网，发短信的发短信。小孩子说要看牛看猪，缠得烦了就问娘老子：“村里还有养牛的吗？”父亲照例坐在向阳的地方抽烟，弹弹烟灰说：“现在谁家还养牛？”

养牛也没有人拉出去放草。”书枝书中说到放牛，放到没路的地方把路让给牛走，人下到沟里把绳头甩过牛背，这是行家的话。没放过牛，哪里懂得这些？看到她写这一节，我还问她会不会骑牛，书枝说不会，只有牛在沟里吃草的时候，才敢在背上坐一坐。过去乡土社会人口流动性是很差的，村里就几大姓，都是亲戚。逢年过节村子里每家都要跑，不跑就是失礼。这种人际关系说好也好，春天青黄不接，捧着碗东家借一头，西家借一合，全没问题。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然后扩大到城镇也是一样。进而县，进而省，再进而家天下。所以黄仁宇有一次在哥大上课开玩笑说，如果要他推荐一个中国海关的关长，他指了一指下面洋同学说：“我还是愿意你们去做！”因为他知道自己一回去就必然要掉到这个熟人网络里面去。家里七大姑八大姨来找你办点事，你还不给面子？再不给，回家把你老爹绑了一道来说情。

现在乡村人口流动起来了。村里人要往镇上去，镇上人要往县里去。到了县里怎么办，往省里去。再想好，只有往北、上、广或者国外去了。到了国外一看，原来他们过的是村里的日子，无非一家一幢楼，楼前面种花，楼后面种菜。我们这代人对土地不亲，其实亲了也没有用，地也不是咱们的。现在给我一块地，我也是干瞪眼着急。过去要求一个男性庄户人，有这样八个字，“抛粮撒种，犁田耙地”，这是最基本的，还要会看节气，会理水路。到什么节气要泡稻种，要下秧，差一天也不行，到秋天就要差好几成收获。所以我们只能在城里混着，城里也有城里的好。城里人家一门一户，住三五年不知道对门姓什么情况常有，不像在乡下仗着都是你的长辈，问你“现在一个月拿多少钱呀？”“你看痢头都从外面带媳妇来家过年了，你什么时候带个人来家呀？”“徐四贵听说当副县长了。上次回来好大排场哦！”你可能心里暗暗地骂，徐四贵当副县长关我鸟事！但你脸上还不能带出来。尽管有那么多烦心的事情，有的人从乡下出来也许就很少回去。但说来也奇怪，睡上睡觉做梦，还尽是乡下的事情。一个人走夜路，四周萤火虫飞来飞去。或者拉着牛到山上去，风把植物银白色的背面都吹翻了过来。云一忽儿在山的东边，一忽儿又到西边。好的写家在乡村里生活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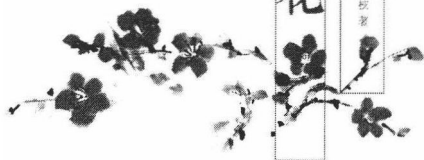
就有福了！多识鸟兽草木姓名。渐长渐大以后，她或者他要到一个大地方去。文学家可以在纸上构建一个镇，一个县，一个不存在的都市，像马尔克斯的马贡多镇，再大一点像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但一个具体的村子不好写，形容落形迹。文学上太具体会令人失望。书枝创造的是村子之外的元素，花花草草，人、水、风和鸟鸣。其实我对书枝具体是南陵什么地方人并不感兴趣，我不会呆到去这个具体的地方去看，我生怕看了会失望。假如水不如书枝说得那么清，风不像她说得那么芳香怎么办？田里的菜蔬也没有她说得那么好吃，怎么办？把她打一顿吗？那样书枝该多委屈，书枝会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个属于自己的村庄呀！《八九十枝花》是书枝创造出来一个完美的乡村，包括夏天咬人的蚊子都算。《露露》在这本书当中算是最沉重的了，但控制得要算恰好。快要掉眼泪的时候，忽然又收上去了。雅克·桑贝（Jean-Jacques Sempé）画过一张小画。一个小孩子在海边堆沙堡。堆好了，等浪来。打翻，再筑。再打翻，再筑。后来浪不来了，自己一巴掌把沙堡打得粉粉碎。其实写作就像孩子筑沙堡，勇于筑，也要勇于打破。书枝写句子都干脆，比如：“这几天南京都有雨，起初落一整天”。《清明》中：“我们若去给爷爷上坟，跪拜之后——”句子光秃秃的，有时绵密起来就绵密得要死。我跟书枝说：“书枝我看得出你拳法的师承！”书枝等着我说。“你读过废名吧？”书枝说：“哎，废名是我喜欢的一个作家。”我说：“我也很喜欢，以前到处向人推荐。好像喜欢的人不多，废名有时留的空白太大。这脚踩实了，那边还找不到下脚的地方。”这句话说完，我和书枝都笑起来。

这本书出来了，事情也算是告一段落了，书枝前几天说现在有点不敢看。这种情绪相当于“近乡情怯”，她不像我老脸皮厚的，我现在翻自己的书常常像绿妖说的那样拍拍自己肩膀说：“老头子，干得不错！”现在我们都来拍拍书枝肩膀说：“小姑娘，写得不错。我们都看好你哦！”

本书部分图片由宋乐天、起床、吃饭、h  
友情提供，特此鸣谢



十枝花  
八九  
汪书彬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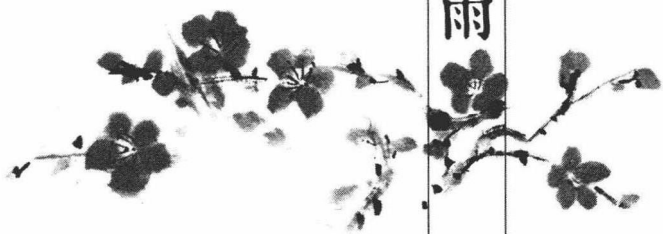
序 书枝的文字	01
南方的雨	
打猪草	002
艾蒿与鼠麴草	010
清明	015
葛、白茅与斑茅	020
年年春天的鸟鸣	024
掐花	029
夏天的晚饭	033
阴雨梅天	040
枇杷	046
端午锦	050
屋檐下	056
绿竹	061
关于西瓜的黄金时代	066
从前的雨	078
苦夏录	083
菱荡	092

高梧玉立	.....	098
八月半	.....	103
秋树	.....	107
风吹乌柏树	.....	113
米饭	.....	118
冬至	.....	124
旨蓄	.....	130
做糖	.....	136

## 远近的人

偷	.....	144
赶鸭，放牛	.....	147
鱼塘	.....	160
少年	.....	172
山鬼	.....	184
情书	.....	189
翠蝴蝶	.....	192
语文老师	.....	206
泾县故事	.....	215
露露	.....	224
小店记	.....	236

南方的雨



## 打猪草

打猪草在从前皖南地区的寻常，有家喻户晓的黄梅戏《打猪草》可证。念小学时，无论男女，在春天打猪草是必做的事情。春天的猪草，其来源主要有二，一是紫云英，二是田埂上生长的野菜。紫云英我们称为红花草、花草或草籽，秋收后成片撒播入田，冬天时长出又圆又小的羽状复叶，低低趴在田里，晴朗的寒天的清早，可以看见碧叶边缘结满雪白的严霜。清明前后，紫云英已长得十分茂盛，开出红白相间的蝶形花来。长长一枝花梗擎出，上面环列一圈花，花朵最上一瓣微微翘起，有飞动的美丽。紫云英花开极为繁密，往往绵延数里，花时展眼皆是碧草红花，烂然如霞，和油菜花相似，是美丽与实用兼具的农作物。它的主要用处是肥田，然而犁田时节到来之前，村里人也常常挑两只大竹筐，用芒镰刀砍一担回来喂猪，同时掐一把嫩茎回来清炒做菜。清炒紫云英的味道比豌豆苗要好，很鲜嫩，没有那种青莽气。

到田畈挑猪草是小孩子的事情。“打猪草”是安庆地区的叫法，我们则叫做“挑菜”，或“挑黄花菜”，因为所要的多是一种名叫“黄花菜”的野菜，此外有繁缕（鹅肠菜）、卷耳、车前，和其他杂七杂八叫不出名字的野菜。黄花菜通名稻槎菜，是一种细弱的菊科植物，叶梗发散成一圈，喜平贴在地，由于日晒而略呈红褐，叶子羽状分裂。它在清明前后开黄色小花，仿佛小两号的苦苣菜的花，故有此名，和同称为“黄花菜”的萱草并没有关系。黄花菜根茎被铲断时，会有白浆冒出来，染在手上变作黑色，味道是苦的。

我对它很有些感情，大约就因为小时候常拿了铲子或菜刀去挑它。在放学后或周末，得了大人的吩咐，拿着破了个洞的大篮子，里面放着菜刀，挽在臂上去田里。这是小孩子喜欢的事情，并不繁重，还可以和几个人一起说话，是近于“玩”的性质了。黄花菜多生于田埂边，挤挤挨挨成一小片，我们看到一棵，或一片，就停下来，左手掀起几根平贴在地上的茎叶，右手用菜刀斜斜从土下切断其根，再抖去浮土，撮在手心。有时遇到一块没有播紫云英的田，里面长满黄花菜，是很使人快乐的事情。挑满半篮子，就可以掐紫云英花玩。把紫云英花梗中间掐出一道缝，将另一枝花穿进去，如此反复，可以串成很长一枝花链子，挂在脖子上围几圈，或挂在耳朵上作耳坠，风里荡荡的。红花取之不尽。有时我们也找白色紫云英花玩，一块田里也许能碰到一两朵，一田红白相间的花，偶尔遇到一朵泛点冰糖黄的白色紫云英花，总是很

## 八九十枝花 | 004

稀奇、很满足的。

油菜花田和紫云英花田里也会长黄花菜，大约因为被遮蔽了阳光，光照不足，反而嫩绿非常，且向上直立生长，柔嫩纤细得简直使人想把它做一朵花戴。但跑到人家油菜花田里挑菜，被看见了要讨骂的——弓着身子在田里挑菜，把油菜花碰得满头满身，像什么话呢？有时放学从小路回家，一路的田埂和紫云英田，看见黄花菜多的，也忍不住贪爱，用削铅笔的小刀挑了放书包里带回家。但是插了枯斑茅枝在中央的紫云英田万万不能踏，那是这块田要留做种子的记号，若随便踩进去，主人见了，也必要大骂。每户人家差不多都有一块几分或一亩留做种子的田，这样的花田，紫云英往往长得极为齐整，花也比一般田里更茂盛些。五月时候，早稻秧刚刚栽下去，紫云英的种子差不多将要成熟，外壳纯黑，蜷曲如小鸡爪。再吹一阵子南风，用镰刀割回来，在场基上用连枷（一种竹制的扇形工具）打碎外壳，露出里面细小的种子，一颗一颗扁扁的，颜色栗褐，用手捧一把，有细滑的触觉。

我最初听到完整的黄梅戏《打猪草》，是在小学三年级或四年级。那时学校要去乡里参加“六一”儿童节汇演，这在乡下小学是很郑重的事，于是大大准备了一番，最后入选的节目是广播体操一套、话剧一出、小品一个，还有一个便是黄梅戏《打猪草》。我和妹妹开始也在广播体操的队伍里充过几天数，也许是动作不行，或身高不够，最后确定人选时，到底落选了，老师为了安慰

我们，就让我们去演话剧。说是话剧，其实只是照着语文课本里的一篇课文改编而来，内容是抗战时期，一个辅导员和班长去拿新学期的教科书，回来路上遇到敌人的轰炸，辅导员为了保护图书，英勇牺牲，鲜血染红了课本。他临死前，断断续续地对班长说：“一……定……要……把……书……交……到……同……学……们……手……上！”

演辅导员的正是我们的校长兼语文老师，是一个三十岁不到、头发自然卷、颧骨很高、脸上总带笑的年轻人。演班长的则是比我大一岁的表哥刚刚，他那时实在比一般的女孩子还要美几分，到照相馆打扮成女孩子照相，相片洗出来没有人以为是男孩子。我和妹妹，还有班上另外两个男生，就搬了凳子，坐在舞台一角作发奋读书状，从头到尾都不能动，只等老师牺牲的时候，在一边胡乱喊几声“老师！老师！”演出那一天在峨岭影剧院，在小孩子心里是非常大而庄严的所在了。因为没有粉饼，嘴唇和腮上都用一支口红拓得彤红。这是我们第一次“化妆”，心里很觉兴奋。表演时要写一个“延安小学”的牌子，一时找不到粉笔，老师只好用口红来写，我站在一边看他写字，一笔下去费去好长一截，心里十分可惜。我们的数学老师在幕后当配音，专配那“嘣！”一声炮响。结果演出那一天，他看见旁边有其他小学的一面大鼓，灵机一动，喜不自胜，狠狠敲了一下，不但把我们吓了一跳，也差点把人家的鼓打坏。我们都很庆幸，那话剧最后连安慰奖都没得到，若是打坏了鼓，赔起钱来不用说是很划不来的。

《打猪草》是五年级同学的戏，三四年级的小孩子没有份。戏的剧情很简单，讲小姑娘陶金花去金小毛家竹子林里打猪草，不小心碰断了两根笋子。被看竹林的金小毛看见，以为她是偷笋子，把她篮子踩破了，才明白是误会。陶金花要金小毛赔篮子，金小毛就把舅妈让他买盐的钱赔给她，她又不不要。金小毛于是把碰断的笋子送给陶金花，并且送她回家。

在我留存至今的印象里，那是五年级一个长得很美的女孩子演里面的小姑娘，至于金小毛，仿佛出演的还是一个小姑娘！也许是老师怕男生演会坏了学校风气，这出戏却并不因此少受一点欢迎。我仍记得那时每天放晚学后，她们在五年级门口的操场上排练，看的人镶拢成紧紧一圈，她们就在那一圈里走动。扮金小毛的女孩子捡一根木棍，挑着篮子，送小姑娘回家。小姑娘家在桃花店，那边放牛的伢子野得很，逮到人就要对花，对不来花，就不让过，因此两人对着花，一路唱过去。唱词通俗有趣，复有猜谜意味，深得那时我们欢喜，几乎人人都会唱一段。又因为接近地方风气，别有一种动人：

陶金花（以下简称陶）：郎对花姐对花，一对对到田埂下。  
丢下一粒籽——

金小毛（以下简称金）：发了一颗芽。

陶：么杆子么叶，

金：开的什么花？



陶：结的什么籽？

金：磨的什么粉？

陶：做的什么粑？此花儿叫做——

合：（呀得啲得喂呀 得儿喂呀 得儿喂呀 得儿喂着喂尚喂）  
叫做什么花？

陶：郎对花姐对花，一对对到田埂下。

金：丢下一粒籽，

陶：发了一颗芽，

金：红杆子绿叶，

陶：开的是白花。

金：结的是黑子，

陶：磨的是白粉，

金：做的是黑粑，

陶：此花儿叫做

合：（呀得啲得喂呀 得儿喂呀 得儿喂呀 得儿喂着喂尚喂）  
叫做荞麦花。

陶：郎对花姐对花，一对对到塘埂下。

陶：长子打把伞，

金：矮子戴朵花，

陶：此花儿叫做

合：（呀得啲得喂呀 得儿喂呀 得儿喂呀 得儿喂着喂尚喂）  
叫做什么花？